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第九章



在加尔迪恩斯修道院废墟正西十二英里处,一个孤零零的身影若隐若现。

在清晨最后一抹月光下,修士尼古拉斯迈着稳健的步伐。他佝偻着身子,肩上扛着一件塞得满满的僧袍,里面塞满了食物,这些东西既有昨晚从修道院厨房里弄来的,也有上帝赐予的。

尼古拉斯艰难地爬上石脊,单膝跪地,呼吸急促,在寒冷的夜风中凝成白雾。远处,越过一片古老干涸的河床,便是他多年前发现的洞穴入口。他称之为“山口”。他侧身跳下山脊,穿过一片巨大的石谷,进入了那巨大的黑洞。

洞穴深处传来一个回荡的声音:“修士?”一个男孩爽朗的笑声从黑暗中传来。“我就知道你会来!我就知道!”

尼古拉斯一边回答,一边向黑暗深处走去:“拉撒路,是我”

僧侣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拉撒路就疾驰而过一个石角,与他猛地相撞。僧侣和侍从双双摔倒在地。补给

一块奶酪像车轮一样摇摇晃晃地散落在洞穴地面上。

“我的天哪!拉撒路,”尼古拉斯喘着粗气说,“你吓到 哦,不!”僧侣手忙脚乱地爬过地板,摸索着在黑暗中翻找着临时拼凑的麻袋。他在里面找到了那瓶血,它完好无损,密封完好。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谢主,”他低声说道,亲吻了一下瓶子,然后轻轻地把它放回了其他物品之间。

“尼古拉斯修士?请原谅我,修士。”拉撒路站起身,一边取来奶酪轮,一边问道:“奥迪诺修士在哪里?”

“马上就好 帮我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摸索一下就能找到。”

拉撒路小心翼翼地把奶酪放进麻袋里,生怕碰到里面的瓶子,一股诱人的香味从布袋里飘了出来。“我去把它们收集起来,修士。”拉撒路回答道,语气变了,听起来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沉重无力。

尼古拉斯喃喃自语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座山的另一边有一片树林。”僧人突然站起身,抚摸着下巴,似乎在沉思。

“首先,我们需要火。”尼古拉斯走向洞口。拉撒路像尊雕像一样,警惕地盯着那个麻袋 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和它一起。

“拉撒路,跟我来。”

“是的,修士。”拉扎勒斯移开目光,跟着尼古拉斯走出山口,沿着月光下较为平缓的山坡走去。

“连我的骨头都冻僵了 我们穿着这么朴素的衣服,这森林里的雾气真是毫不留情。”尼古拉斯搓了搓手,转过身来,补充道:“我带了一盏小油灯,里面装着油,还有一些绳状灯芯,以及一个装有燧石的火绒盒。现在,我们……”

收集枯木,驱散这挥之不去的潮湿寒意?

“是的,修士。”

最终,在洞穴深处,拉扎勒斯和尼古拉斯坐在两块矮胖的巨石上,两石之间燃着噼啪作响的篝火。橙色的火光驱散了寒意,同时也展现出洞穴内部极其不规则的深邃轮廓。“终于生火了。”

尼古拉斯崇拜着熊熊燃烧的火焰,火焰温暖着他的双手。他瞥了一眼那堆……

他把燃料放在旁边,仔细挑选了几根木棍添加到火堆中。

拉扎勒斯透过火光,仔细端详着尼古拉斯精心制作的及膝长靴。

“修士,你的凉鞋呢?”

尼古拉斯轻笑一声。“走了。你喜欢我的靴子吗?”说着,他把靴子对着火光来回晃动。

“我愿意，”拉扎勒斯回答道。

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你肯定不知道我以前是修鞋匠吧？

“我没有，修士。”

请叫我尼古拉斯·拉撒路就好。

男孩点点头。“你会做鞋 尼古拉斯？”

“的确如此 而且是最好的一双。这是我来修道院之前做的最后一双鞋。”尼古拉斯低头看了看他的靴子。“你想听听我以前当鞋匠的故事吗？”

“我会的，”拉扎勒斯回答道，低头看了看自己脏兮兮的脚套。

“那我应该告诉你。”尼古拉斯在巨石上挪了挪身子，双手撑在膝盖上，身体向火焰倾去。

“我小时候，和父亲、哥哥住在埃弗雷姆 勃良第南部边缘一个古朴的小村庄。我父亲

他是村里的鞋匠 他的手艺是从我祖父那里学来的。我们都在店里帮忙，做鞋、修鞋。我父亲希望我和哥哥能继承他的衣钵。交易。”

“然而，后来我父亲身体越来越差，再也无法管理店铺了。所以，他只能依靠我们来维持店铺的运营。那段日子真是糟糕透了 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落在了我身上。”

拉撒路问：“你哥哥不想做这些吗？”

尼古拉斯摇了摇头，“哦，他的确想 他一心想继承父亲的事业。他渴望学习。然而，上帝注定他不会成为一名鞋匠 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却总是做不好。几乎每次，我都得跟在他后面，重新修补他修好的鞋子。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多数时候，我都要工作到深夜。”

“你告诉你父亲了吗？”拉撒路问道。

“不。”尼古拉斯清了清嗓子。“父亲病危，我和哥哥像饿狼一样争斗不休，店铺也经营不善。他病情加重，我实在不忍心再给他添麻烦。”

拉扎勒斯看到尼古拉斯强颜欢笑下，泪水盈眶。“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会那样做。你看，像往常一样，我每天早上都去商店，可是，最后一次，我没有走进店门，而是径直走过，继续往前走 远离商店 走出村子 最终，离开了勃良第。”

尼古拉斯低头说：“我把一切都抛在了身后，只剩下这双靴子。”

“我四处漂泊了一段时间，在几家修鞋店打工维持生计。然而不久之后，主在梦中触动了我的心；祂感动了我的灵魂。祂呼召我。”

祂指引我来到守护者修道院 寻求一种隐居的生活,侍奉祂。奇怪的是,我感觉在修道院的围墙之内比在外面更自由。”尼古拉斯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丝古朴的微笑。

“奇怪的。”

“可是你的家人呢?”拉撒路问道。

“嗯,我到那儿没多久就给哥哥写了封信。我没指望他会回信,但他回信了;信里告诉我,我离开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后来,我还得知哥哥为了偿还债务把店铺卖了 而且,他还让我以后永远不要再给他写信了。”

他把父亲的死都归咎于我 把一切都归咎于我。”

尼古拉斯俯身添了些柴火。“奥迪诺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拉扎勒斯。我知道你为什么戴着兜帽。”拉扎勒斯的头猛地向后仰去;透过兜帽上空洞的眼罩,在火光的完美角度下闪闪发光,尼古拉斯看到一双深邃而充满探寻的蓝眼睛正直视着他。

“别为我担心,拉撒路。就像对待奥迪诺和你父亲一样,你的秘密我绝对保密。”拉撒路一言不发,转身面向火焰。

“拉撒路,你可以对我敞开心扉。把我当朋友,而不是修士。”

尼古拉斯把一根木棍插进火里,然后靠在石头上。

“你父亲和奥迪诺都告诉我,在我到达之前不久,你被遗弃在了加尔迪安修道院门口。他们还说你得了一种空气病,所以不能离开地下墓穴。这些都不是真的,对吗?”

最后,拉撒路坦白道:“不。但是父亲禁止我说真话。他说……”

如果我把我的真面目告诉其他修士,他们可能会杀了我。

“你的病从来都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户外环境引起的 而是暗地里由于阳光引起的 你得了严重的日晒病,对吗?”

“是的。”

“还有伊万召到加尔迪安修道院来记录你病情的医生。”

院长?

“我从没见过医生。或许父亲安排了人来给我看”

“现在我明白了。拉撒路,你父亲说的是实话 他们肯定会杀了你。”

现在回想起来,我看得很清楚了。拉撒路,你的父亲非常爱你。

“是的,他做到了;因为我爱他。”

“你父亲从你出生起就把你藏在哪儿了?”

“他在大教堂里找到了我,把我藏在了地下墓穴 巴斯顿地穴里。”

“就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他是怎么瞒过所有人的?”

“他坚持让我保持沉默,并且把墓穴的门锁好。于是,我就照做了。”

“他说了什么? !你生来就会说话?”

“不,父亲很快就教会我了。”

“或许你很快就学会了。告诉我,你在地窖里躲了多久?”

“或许一年吧。然后父亲给我缝制了面具和长袍,假装在北修道院大门外发现了被遗弃的我 而我则假装生病了。”尼古拉斯一边拨弄着下巴,一边给火添柴,思索着拉撒路告诉他的一切。

“你看起来和他们不太一样 嗯,我的意思是 从你整体的外貌来看,你的身材更像个男孩,而不是野兽。请问,拉撒路,你多大了?你真的只有十三岁吗?”

“我只老了七岁。”

尼古拉斯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真是令人震惊。或许你所说的年龄和实际年龄之间的差距也是为了掩盖你异于常人的身材。你父亲真是聪明。我现在也知道,你的背并非真的驼背,不像修道院里那些人所说的那样。”

它们是收起来藏起来的翅膀,对吗?

拉扎勒斯突然站起身来。 “我不想再说下去了,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安抚他说: “请原谅我。不,坐下!我不再提你的病情了。孩子,如果你愿意,就坐下吧。”拉撒路坐了下来。

“我必须说,我一直很欣赏你,拉撒路。你从来不像其他侍从男孩那样 他们常常质疑自己的信仰和职责 也从不为琐事争吵。你总是很沉着冷静,清楚自己的职责,而且说话前总是深思熟虑。”

拉撒路转头看向散落在洞穴地板上的那袋食物。 “奥迪诺修士说他会来接我,可你却代替他来了。你为什么把他的血装在瓶子里带来?”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闻到他的味道了 真的是奥迪诺。他为何流血?为何你现在拥有他的血?”

尼古拉斯不安地挪动着身子,目光在麻袋和拉撒路之间来回游移。他深吸一口气,在岩石上直起身子。 “拉撒路,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

“奥迪诺修士死了吗?”拉撒路问道。

“是的,他是拉撒路。”

拉撒路哽咽了。 “可是,怎么可能呢?”

“那个上尉 就是杀害你父亲的那个人。”
他为什么要杀他们？

“因为伊万和奥迪诺保护了你。”

洞穴里一片寂静,两人都凝视着火焰。拉撒路开口说道: “然后我应该反过来杀了这名船长。”

“不,拉撒路。你不可杀人。”

“以眼还眼!”拉扎勒斯啐了一口。

你不是真心这么想的吧?

拉撒路垂下肩膀。“不,但我感觉到了。”

“我的感受也一样 奥迪诺对我来说就像父亲一样。正因如此,我今天才来到这里。你肩负着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

“做什么?”

尼古拉斯站起身,大步走到麻袋旁,翻找起来。“你会看地图吗?”

“是的,我父亲教我的。”

“地下墓穴的地图?”

“我见过缮写室里的地图,至今还记得它们。”

尼古拉斯从袋子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羊皮纸。

“你还记得看过哪些具体的地图?”

“他们全部。”

“不,你父亲带了多少人来给你看?”

“有一次,我向神父要一张新的地图,他说他已经把缮写室里所有的地图都给我看过了。”

尼古拉斯站起身,挠了挠头。“全部?缮写室里肯定有成百上千张地图。全部;我的天哪。”尼古拉斯目光扫过洞穴地面,又摸了摸下巴,问道: “拉撒路,告诉我,从修道院的那些地图中,你还记得哪个国家叫意大利吗?”

拉扎勒斯指向东南方向。“就在那里 那个方向 越过莱昂湾和第勒尼安海;在撒丁岛以东。意大利的形状就像你的靴子。就是那里。”

它大部分地区被海洋环绕,山脉从其中心向下延伸。翁布里亚大区也位于其中心。坎切洛修道院就在那里,在其中心以北。

尼古拉斯扬起眉毛,完全不知所措。然后他进一步试探拉扎勒斯。

他展现出的能力,狡猾地试图让他迷失方向,或许还会质疑他自己的地理记忆; “那么苏格兰王国呢?”

拉撒路指向西北方向。 “就是那边 越过一小片水域;在英国的北部。”

“拉撒路,我的家在哪里?”

“埃弗雷姆村位于勃艮第南部,”拉扎勒斯指向东方。

“就是这样。”

“还有穆拉特?”

“那边走。”

尼古拉斯摇了摇头。 “真是令人惊叹。”他点了点头。 “上帝赐予了你一份惊人的天赋。”

拉撒路问他: “你为什么问我这些地方的事?”

尼古拉斯深吸一口气,回到他的巨石旁,把折叠好的羊皮纸递给拉扎勒斯。拉扎勒斯打开羊皮纸,仔细端详起来。纸上画着法国、意大利及其周边国家和海域的地图。 “我记得这张地图。”

“我想你可能会这么想,因为它出自同一个修道院的缮写室。听我说,拉撒路。”

我来此不仅是为了给你们带来补给,也是为了完成奥迪诺修士的遗愿。

他希望你去意大利 翁布里亚的坎切洛修道院 而你也已经表明你知道它的位置。在那里,你要去请萨尔维蒂诺修士,一位对盖茨内 (Gatesone)的细节非常了解的年长修士。

拉扎勒斯回想起他与伊万的谈话 以及那封信和伊万欠他的人情。

“你要告诉他 ”

“去意大利?!”拉扎勒斯打断道。

“让我说几句,拉撒路。你去告诉他,加尔迪恩斯修道院的门石已经打开了。告诉他你是伊万·戈古修士的儿子 门石上写着。他会认出你的。还有,我带来了一瓶血。你把它交给他。”

去告诉萨尔维蒂诺 这是奥迪诺修士的血。这样他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不,不,我不能,”拉扎勒斯断断续续地说,同时摇了摇头。

尼古拉斯继续说道: “你去把萨尔维蒂诺修士叫来,告诉他这些事,然后带他回修道院。奥迪诺修士说他是修道院里最年长、资历最深的修士。”

下议院成员,或许是加尔迪恩斯修道院和坎塞洛修道院中唯一一位懂得解读门石铭文并能将其妥善关闭的在世僧侣。他还可以协助您处理其他私人事务。

关于你已故父亲的遗愿,一旦你把酒壶交给他,就请你妥善处理。务必小心,不要在途中打碎它。你父亲会为此感到骄傲的。

拉撒路突然起身,把地图扔在洞底,离开火堆,转身对尼古拉斯说:“太远了。父亲说是太阳既然你懂这些,为什么不去把那个修士叫来,把瓶子给他呢?”

“我不能去。有位女士在等我。”

“一位女士?”

“甚至还在等待着 我即将成为我妻子的玛莎。来吧,拉撒路,请坐。我要告诉你我最亲爱的玛莎的故事。”

“可是你是 难道你没有要遵守的单身和禁欲誓言吗?”拉撒路回到火堆旁坐下。

尼古拉斯不以为然地回答拉扎勒斯的问题。“她住在穆拉特 是村里那位已故鞋匠的遗孀,愿他安息。你想听听她的消息吗?”

“我愿意。”拉扎勒斯叹了口气。

“我和玛莎的相遇纯属偶然。”尼古拉斯试图轻笑一声,然后继续说道。

“嗯,也不完全是这样。每当沃尼格院长派我去新的乡村教堂时,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当地的修鞋店逛逛 你看,我骨子里还是个修鞋匠。”

“大约一年前,院长派我去穆拉特协助监督当地教堂的修缮工作。不出所料,我内心深处的鞋匠好奇心被激发了出来,于是我大步走向当地的鞋匠铺。唉,我刚一打开门,就被一只飞来的靴子打中了脸。”

醒来之前,我最后记得的就是那只鞋的鞋跟。

“当我回过神来时,眼前出现了一幅绝美的景象。”他轻笑一声,抚摸着下巴。“我当时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因为在我上方,一位天使的脸庞若隐若现 原来是我亲爱的玛莎,她正用湿布擦拭我肿胀的鼻子。我们说话的时候,她还一边照料着我的脸。”

“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本打算把靴子扔到门上,结果我的脸挡住了。丈夫去世后,她苦苦支撑着店铺。她告诉顾客,晚上有另一个男人来修鞋,其实都是她自己做的。然而,谣言在村里的祈祷聚会中传开,一些妇女偷偷地等着那个男人出现。我听说,就在我到她店前不久,几个妇女离开了,指责她才是真正的鞋匠,并威胁说要告诉所有顾客,是女人在给他们修鞋。”

第二天,妻子们让丈夫把需要修理的鞋子拿来。然后她们就严密监视她。女人就是这样 如果固执己见,甚至会心怀怨恨。

总之,我那点儿修鞋匠的本能救了她。我让她把门大开,趁她出去的时候,我开始干活。我弄出很大动静 敲打、砸门什么的。”

尼古拉斯笑了。“你真该看看她们的表情。店里挤满了爱管闲事的女人,张着嘴巴。我假装没看见她们,继续修鞋 我估计自己这手艺已经生疏了,但我动作依然娴熟,每一处修补都完美无瑕。其中一个女人竟然大胆地问我是不是一直给玛莎修鞋。‘当然啦,女士。’我说,‘难道你以为鞋子会自己修好吗?’她可不敢再多问一个僧侣什么了。”他又笑了。

“玛莎问他们是否还有鞋子给她那位‘修鞋匠神父’。哦,看看他们离开商店时的表情。我转过身去,掩饰自己的笑意。”

“尼古拉斯,你不可作假见证。”拉撒路插话道。
尼古拉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好吧,我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玛莎倒下。”
交给狼群。有时候,我们必须权衡真相带来的破坏远大于谎言所能弥补的。是的,我撒谎了,拉撒路。“我必须承认,那是我被迫说的最甜蜜的谎言。”

“为何如此?”

“过去一年,我和玛莎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我帮她打理店铺。她已经答应嫁给我。她会卖掉店铺,并同意和我一起回到我在勃艮第的老家。我终于要回家了。我希望能够和哥哥和好,并提议我们三人合伙开一家修鞋店 如果可以的话,也许还能买下我父亲以前的店。”

“那么,你就违背了你的神职誓言,对吗?”

“不,拉撒路。我先成为一名神父,就能弥补我犯下的错。主从未想让我一直做修士。我现在明白了。他告诉我不要再躲藏 离开修道院的围墙 回家去弥补我过去的错误。”

“我不明白,”拉撒路回答道。

拉撒路,主常常以奇特的方式行事。就连我也不明白祂的呼召。
直到玛莎用靴子踢了我一脚。从那以后,祂让我看到了我真正的使命。
尼古拉斯低下了头,“我只希望我的父亲还活着,能够迎接我的归来。”
他一定会喜欢玛莎的。

“或许你现在认为主指引你,只是因为我爱你玛莎 而且你如此强烈地希望如此,以至于你认为上帝的旨意才是指引你的?为什么主会引领你离开,成为一名修士,最终又把你带回家呢?”

“或许是为了找到我自己,拉撒路。我也常常有同样的疑问,但我听到祂对我说话 我心里知道祂在指引我。”

“那么,祂是否也曾指示你对穆拉特的妇女们撒谎,修士?”

尼古拉斯皱起了眉头。“不。”他越发沮丧地挪动了一下身子。“告诉我,拉撒路 你觉得自己是在努力遵从上帝的旨意吗?”

“我愿意。”

“当你向修道院撒谎,假装得了空气病时,你是在遵从他的旨意吗?”

“我照做了。”拉撒路低下了头。

“拉撒路,我非常尊敬你的父亲。对于你的事情,我并不质疑他的判断,但我必须问:你为什么认为他向所有人撒谎,诋毁你呢?”

“为了保护我不受伤害。他是我父亲。”

“我撒谎是为了保护玛莎不受伤害。”

“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了玛莎的真相,他们就不会杀害她了。”

“谎言难道不是谎言吗?在那种情况下,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而这件事,无论看起来多么错误,都是为了更大的利益。你还是个 你还有很多要学的,拉撒路。”

“或许吧,”拉撒路简短地回答。他凝视着跳跃的火焰,回忆起过去与一位囚犯的对话,那囚犯发誓要信奉真理,只自称“基督里的穷人”。他心想,如今那人已经坦白了所有的真理,并因此“被烧成了灰烬”。

“那么,这块盖特斯通究竟是什么,拉撒路?”

你不知道吗?

“我从来都不是下议院修士,也没有机会接触他们的手稿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修士,就像修道院里的大多数修士一样。”

“这是一扇门,但又与一般的门不同。我们不应该谈论它。”

“你是说下地狱吗?”

“是的。”

“我听说过这样的传言,很多人都听说过。”

拉扎勒斯动了动。尼古拉斯的连番追问让他感到不安。作为资深的下级修士,伊万和奥迪诺都会坚决禁止他随意谈论这些只能在修道院内私下低语的话题。在尼古拉斯似乎永无休止的追问下,拉扎勒斯对这位修士的怀疑与日俱增。

尼古拉斯继续说道:“还有更多传闻:据说有个女鬼出没。”

修道院的庭院 她将自己偷偷带入梦境。这是否源于此 盖特斯通?

“她嘛,嗯 尼古拉斯,你别告诉士兵我藏在山口,好吗?”
你?”

“拉撒路,你不必担心。我没打算回修道院 它已经被大火和坍塌彻底摧毁了。”

拉扎勒斯插话道: “你必须派人去请萨尔维蒂诺修士来 让他关上大门!修道院里难道没有人吗?”

尼古拉斯摇了摇头。 “我绝不会再踏进那被烧焦的修道院一步。以我现在的了解,我根本不想再跟地狱、地狱之门,或者那群我当初好不容易才逃脱的残暴士兵有任何瓜葛。不,我要去穆拉特,把玛莎接回来。我们要远远地离开这个邪恶的地方。”

“如果大门敞开,你怎能不感到不安呢?”

“我确实很关心你们。正因为如此,我才答应奥迪诺会来山洞给你们送来补给。而且,我言出必行,说到做到。”

说出了他的愿望,并告诉你他想让你知道的一切 好吧,几乎是一切。

还有更多。奥迪诺修士让我发誓,我会请求你做出承诺。

你要去把萨尔维蒂诺修士带回来,让他回到敞开的修道院大门前,以便他能再次尝试把大门封上。”

“我的话?”拉撒路从巨石上下来,站了起来。 “我不能向那件事保证!”
我做不到!

“奥迪诺说,他希望你能像你父亲那样回答。拉撒路,那是他最后悄声对我说的话 你会成为你父亲那样的人,甚至超越他。”

“太过分了。”

“我明白了。”尼古拉斯低下头,凝视着火焰。拉扎勒斯呆立在那里。

“明白什么?”拉扎勒斯终于问道。

“就算奥迪诺让我做,我也做不到 毕竟还有玛莎在。”

“就这些?那大门石门还开着吗?”拉扎勒斯耸了耸肩问道。

“我已完成了奥迪诺希望我做的一切。剩下的,就交给你了。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唉,看来盖特石碑的命运依然如此。”

“可是,你知道我做不到,尼古拉斯。我不能在光明中行走。我不能走到意大利 太远了。奥迪诺修士问我什么我做不到。修士,这太过分了!”

尼古拉斯抬起头,与拉扎勒斯四目相对, “他从未想过你会步行去意大利。”洞穴里顿时一片寂静。

拉撒路终于开口说道: “我无法做到你们可能认为的那样。”

“你试过吗？”拉扎勒斯没有说话。尼古拉斯从柴堆里抓起一根新的木棍，插进火堆中心，小心地转动着，直到火焰熊熊燃烧。“或许我会让你改变想法。”尼古拉斯举起燃烧的火把，站起身来。“走吧。”他转身走向洞穴深处，朝着一个狭窄的岩洞入口走去。拉扎勒斯跟在他身后。

“你知道吗，我到修道院后不久就发现了这个洞穴。”

“山口，”拉扎勒斯补充道。

“你也看到了 岩石上的那张脸？”

“我的确去了。但是，尼古拉斯，你为什么要离开威斯敏斯特教堂那么远呢？”

“沉思；思考。我想，大概是在寻找自我吧。我喜欢散步，喜欢思考各种事情。”

“那你找到自己了吗？”拉撒路问他。尼古拉斯听出了他话里的讽刺。
字。

“我找到了山口。”尼古拉斯笑着说。他们穿过洞穴通道。尼古拉斯弯下腰，举着火把继续前进；拉扎勒斯跟在后面，时刻警惕着他们之间低矮的岩石顶。

“我们要去哪里？”

“前进。来吧。”

“我猜到了，”拉扎勒斯咕哝道。尼古拉斯轻笑了一声。两人开始闲聊。

他们穿过通道。通道的墙壁最终坍塌，露出一个巨大的洞穴，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一圈光芒照亮了他们周围的地面，他们走到洞穴的中心。“这是什么味道？”拉撒路问道。“这里有什么东西。”拉撒路在黑暗中搜寻着。

“是的，你的老师们。他们可以教你飞，拉扎勒斯。”尼古拉斯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谁？怎么做到的？”

“这是最好的办法。”尼古拉斯把火把举得高高，露出一个高耸的洞穴，里面挤满了大蹄蝠。拉扎勒斯敬畏地站在那里，俯瞰着上方洞穴的构造，成千上万只闪亮的黑色眼睛正俯视着他。

“是老鼠吗？”拉扎勒斯问道。几只蝙蝠从洞顶落下，在洞穴里盘旋。

“看！”拉撒路指着他们说，“他们在飞！”

“是的，它们是蝙蝠。蝙蝠会飞。它们日落时分离开洞穴，觅食后在黎明前返回。现在它们正在休息。我一直对蝙蝠很着迷。”

“蝙蝠 就像鸟一样，”拉扎勒斯喃喃自语，他仿佛被催眠了一般，盯着天花板。蝙蝠与鸟类不同。蝙蝠在夜间飞行，而鸟类则在夜间休息。白天，蝙蝠……

当鸟儿飞翔时，它们便休息。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它们轮流主宰天空。

尼古拉斯笑了。“是我找到的。我记得奥迪诺跟我说过你想看鸟,所以我就把它带给他了。”尼古拉斯盯着天花板。

“它当时已经死了吗?”

“是的,它躺在艾比路旁的一些石头中间。我经常走那条路 找到了很多东西。”

“我可以拿一下火炬吗?”拉扎勒斯问道。尼古拉斯低头一看,只见拉扎勒斯伸出了手。

“我可以把它举得更高一些,拉撒路。”尼古拉斯尽可能地把它举高,以便更好地照亮天花板。

“我可以拿着火炬吗?”拉扎勒斯再次问道。尼古拉斯低下了头。

“如果你愿意的话。”尼古拉斯把燃烧的木棍递给他。拉扎勒斯高举着木棍,在洞穴里走来走去,仔细查看天花板,而尼古拉斯则留在原地。

“它们只在夜间飞行吗?”拉撒路回头问道,他的声音在空中回荡。

洞穴。

“只有那样才行,”尼古拉斯回答道。

过了一会儿,拉撒路和尼古拉斯回到外面的洞穴,生起了火。

“我再问你一遍,拉撒路 为了奥迪诺 好吗?”

“我不是蝙蝠,”拉扎勒斯回答道。

“奥迪诺绝不会向蝙蝠提出这样的要求,”尼古拉斯回答道。

“如果我说我会做到,但却无法做到呢?”

“当我把玛莎的事以及我离开修道院的计划告诉奥迪诺时,他这样告诉我:‘与其因为缺乏承诺而失败,不如曾经承诺过但最终失败。’你看,拉撒路,荣誉建立在行动之上,而非空谈。他最多只要求你承诺会尽力而为。你再回答我一次,我就不再用奥迪诺修士的最后请求来烦你了。”

“意大利那么远 而且太阳呢?”拉扎勒斯瞥了一眼洞穴的入口。

“你的回答,拉撒路?”一片沉默。

拉撒路回答说:“我 是的。”他从洞穴地面上,在脚套旁边,捡起地图仔细查看了一遍,“我保证 我只会尽力去把修士找来 仅此而已。”

尼古拉斯微笑着拍了拍男孩的肩膀。“我对你的要求仅此而已。”

“你这次尝试很光荣。伊万会为你感到骄傲的。”拉扎勒斯抽了抽鼻子 这时尼古拉斯才意识到,拉扎勒斯面具下的眼泪夺眶而出。

“出什么事了?”尼古拉斯问道。

“没什么,修士,我会做的。”拉撒路定了定神。“我去叫萨尔维蒂诺修士来。”这样他或许就能帮助我们解决盖茨恩的问题了。”

“说得好。你比你父亲更伟大。”男孩用面具内侧擦了擦眼泪。“饿了吗?这里有很多吃的。”

“是的,”拉扎勒斯承认道。尼古拉斯大步走到临时搭建的麻袋旁,掏出用布卷着的肉和面包。他又拿了个水袋,把晚餐盛在拉扎勒斯的腿上,然后才回到座位上。

“你不吃东西吗?”拉撒路盯着修士空空的双手和膝盖问道。

“这些食物是你的 我估计够一个男孩一个月的伙食费,如果你能省着吃的话。”拉撒路盯着他。“好吧,那就吃吧!”男孩狼吞虎咽地吃着。

拉扎勒斯一边吃晚饭,尼古拉斯一边和他聊天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最后,拉扎勒斯咽下饭菜,把水袋的塞子重新塞好。尼古拉斯把水袋放回了麻袋里。

“少食多餐,吃饭时多喝水,这样才能填饱肚子。”尼古拉斯他一边说着,一边回头喊道。拉撒路接着说:“我会的。”

“好了,拉撒路,我该启程前往穆拉特了。你暂时可以安全地待在山口 这地方偏僻,无人涉足。你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你的旅程。好好练习使用主赐予你的翅膀,向上面的蝙蝠学习它们的用法。”

“你不想留下来过夜吗?”拉撒路问他。“你可以睡一觉,精神焕发”
“不,拉撒路 我必须走了。我的玛莎还在等我。你一定没事的,我确信。”拉撒路垂下了头和肩膀。

他们最后拥抱了一下,拉扎勒斯望着山洞外,看着尼古拉斯消失在山脊后面。他回到火堆旁,又添了几根枯木。他坐下取暖,一边想着蝙蝠,一边想着自己许下的诺言 去接修士的庄严承诺。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火焰上。最后,拉扎勒斯找到了伊万的木制祈祷十字架,它现在挂在他的脖子上。他把它取下来,像他父亲以前那样,在指间捻动着。

火焰中,他看到一只黑色甲虫从冒着烟的枯枝缝隙里爬了出来;这只虫子小心翼翼地在跳动的火焰中穿梭,沿着燃烧的树枝快速下滑。拉撒路的目光追随着这只虫子,直到它跃落到冰冷的地面上。

它爬出洞穴,逃到更安全的地方。它停了下来,展开翅膀,飞向洞口。他裹着暖和的长袍,疲惫的四肢,饱餐一顿后,便开始在原地打盹。他的头忽上忽下,反复地睡着又猛然惊醒。最后,他离开了温暖的火光,在墙上找到一个狭窄的角落,在那里,他沉入了仅存的可靠而熟悉的空间

那个永不停歇的梦境世界。

~*~

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拉撒路都在探索他的新家 一个由曲折走廊、崎岖不平的地面和相互连通的洞穴组成的黑色地下墓穴。滴水的气味和声音吸引着他,他沿着一条蜿蜒曲折、深入山腰的狭窄通道向上攀登。通道最终通向一个小洞穴,洞穴底部大部分是一个浅水池,池水从滴水的洞顶渗入。

一天之中,拉撒路多次眯着眼睛从洞口向外窥视。

他环顾四周,只见阳光炙烤着大地,即使隔着长袍,也能感受到干涸的石谷散发出的灼热。拉撒路将补给品搬运到山中更深处,穿过狭窄的通道,进入蝙蝠洞。

暮色降临。拉撒路在洞穴里生起一堆新火;火光照亮了洞顶和成千上万只蝙蝠。随着洞穴逐渐升温,篝火的烟雾袅袅升起,洞穴的顶部仿佛活了过来。成百上千只蝙蝠从栖息处飞落,盘旋在洞穴上空。蝙蝠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整个洞穴都被它们淹没。

拉撒路轻笑一声。他站起身,张开双臂,任由旋风般的翅膀将他吞噬。翅膀落在他的长袍上,爬过他的身体,然后再次飞起。拉撒路扯下兜帽,露出灿烂的笑容。他把面具塞进绳腰带里,蝙蝠爬过他的头发。拉撒路举起布满蝙蝠的双臂,原地转圈。他的轻笑声渐渐变成响彻洞穴的狂笑。在一阵阵扑扇的翅膀中,拉撒路在洞穴里翩翩起舞,歇斯底里地大笑着,像个喝醉的奥迪诺一样跌跌撞撞。

洞穴之外,在奥弗涅省东部金箔覆盖的山丘之上,上演着一出奇妙、不为人知却又短暂的戏剧 在法国所有的山脉中,
初升的月亮似乎只对一个人投下了微笑:一个外表怪异的人

山峰张着大嘴,歇斯底里地大笑着,喷涌出滚滚蝙蝠云,蝙蝠们蜂拥而至,盘旋在岩壁上。然而,蝙蝠很快飞离树梢,消失不见;山峰曾经回荡的笑声渐渐变成悲伤的哀嚎 变成痛苦和孤独的凄厉哭喊 变成令人窒息的折磨和喘息。

哀嚎声不绝于耳,变成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噪音,如此令人不安,甚至让月亮都俯视着哭泣,为嚎叫的山口而哭泣。

【第九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

d完全致力于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